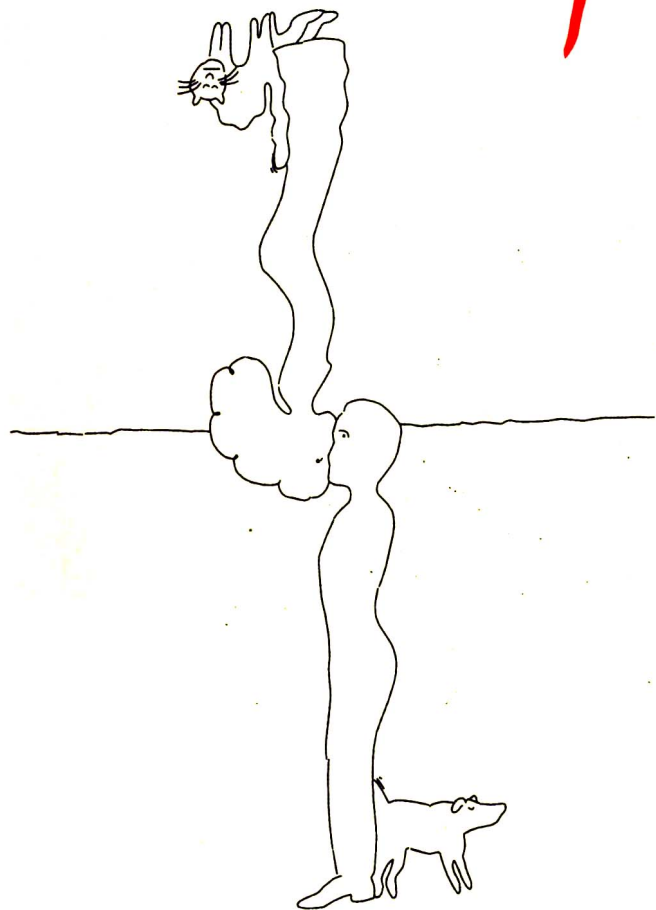


处女的

替

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依昂编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处女的梦

责任编辑:邓积仓

封面设计:依 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/张碧梧等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2.3
ISBN 7-80605-983-7

I. 中... II. 张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6680 号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依 昂 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56.5 印张 1220 千字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,000

ISBN 7-80605-983-7/I·873

总定价(共五册):9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(邮政编码 710061)

目 录

- 处女的梦叶灵凤(1)
- 苔莉张资平(17)
- 迟桂花郁达夫(124)
- 爱之影求幸福斋主(156)
- 小薇与爱丽胡天农(163)
- 灵魂的叫喊袁牧之(171)
- 屁美人包天笑(181)
- 爱的冲突钟吉宇(191)
- 黑牡丹穆时英(205)
- 鬼恋徐 讷(215)
- 第二恋穆时英(272)
- 已嫁的恋人江红蕉(292)
- 失恋后的爱汪放庵(300)
- 爱的胜利施济美(311)
- 九十九度中林徽音(328)

处女的梦

叶灵凤

一 莎璐的日记

挟了县华君的一册近作“甜蜜”，一人在公园里闲坐。新秋的下午，斜阳带着余热悬在树梢上恋恋的不肯下去，使人可爱又可畏。两畦猩红色的美人蕉，艳娇得使人见了忍不住心跳。我一口气将县华君的这篇创作读了五十几页，最后才像舍不得匆匆就读完似的停了下来。

县华君的一枝笔真锋厉。女性的心理写得这样的透澈。我真疑惑他不是男性。在我的出神中，两个西装青年竟在我的椅上空位坐了下来。这些青年都是见了要令人作呕的，没有一个对女性是怀好意。果然——

“请问女士手上的表此刻几点钟……”

我正在嫌着他们，他们竟这样不顾羞耻的要来同我搭话！我气极了，可是我也气昏了。我气着将一只手向旁边一伸，我的意思本是拒绝他们的要求，那知竟便宜了他们。

“谢谢女士，四点半。”——一个望了我手上的表便这样说。

我站起回身就走。

“啊啊，架子这样大，不是生意经……”这样两句下流的话从后面传进了我的耳中。唉，你们这班卑鄙的男性，我真为你们害羞，你们在一位女性的面前，竟将什么劣根性和原形都现出来了。

但是，我又想到了晔华君。

虽未见过晔华君的面，但是由于朋友的传说以及他的作品上看来，我知道他才是……

我觉得脸上发热，便连忙走到镜子前去照，我的脸竟羞得红了。怎这样的无用：我的脸竟这样守不住我的心的秘密！还有给他写信的勇气么？

是的，我理想中的男性，是要有温柔的性情，健强的体格，有男性的手腕而具女性心肠的。我不喜欢政治家和科学家，与这些人结合都不是女性的幸福。

雪田若在这里，我若将这样的意思对她说了，我知道她一定又要用这样的话回答我：“那么，依你说来，只有晔华君才是你理想中的男性了。”
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坏嘴的东西。

晚上月色很好。开了一窗向后园闲眺，上弦的新月在柳丝中徘徊，缕缕的银光从参差中漏到凤仙花上，几株盛开的凤仙更显得五色缤纷，使人觉得是一幅绝妙轻快的水彩画。

许多童话和美妙的故事中，最动人的描写多是以月亮来作背景，月光实是最美丽而又具有迷人魔力的。有时月夜我醒来，望着从窗上泻进来的银光，朦胧中我每止不住要生出许多幻想。我仿佛看见一位白衣的年轻的天使，捧着一束玫瑰从窗外悄然飞到了我的床前，静默的将玫瑰吻了一下放在我的心上，他的脸很熟，但是我记不起是在哪里见过。我要开口，可是心上醉沉沉的又讲不出

话来。

这是谁？我知道是他。只有在他的面前我的心才会沉醉的。

窗侧一棵夹竹桃上有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在交颈栖着，这真可爱，很想顽皮起来用石子吓它一下，但是一想到自己假若也处到那样的境地，不意中被人吓了一跳心中是怎样的不快，便微笑着轻轻的将窗子关上了。

幸福的鸟儿哟，愿你安眠！

二 梦

后园的鸟声将我从梦中噪醒。醒来红日满窗，已经是七点半了。鸟儿哟，你的歌声这样的嘹亮是为什么？是向我夸耀昨夜的幸福么？那算什么，我也有我的……

想到昨夜梦中的事，我真不好意思下笔，梦之神真也太恶作剧了。

不知是怎样，我将自己写的一篇稿子寄给县华君，他将稿子在他所编的那个杂志上发表了出来，并且附来一信叫我去看他。

似乎是傍晚的时分，一间小小的室内，灯光下，我面对了一位陌生的青年坐着，面目看不清究是怎样，但是我对他一点也不感到畏怯。

“璩女士的文章写得真细贴。”

“这都是平日受了县先生的影响所致。”

“你很有文学的天才，我想若能常处在好的环境中，将来一定有很惊人的发展。”

“那么，我时常到县先生这里来，县先生该不会拒绝吧？”

“你肯时常来么？”

“从此刻起，我要永远的与你同居在一处……”

不知是怎样，这样的一句话突然从我的口中讲了出来，县也突然的跑过来将我抱住……

微微的一闪动，枕头从床上滑到了地下，这样一惊，我才从梦中惊醒，我才知道适才的情景是在梦中。

扭开电灯，自己分明是睡在自己的床上，房中一切都寂然不动，瓶中的两束浅红色的伽蓝馨也似乎在凝着睡眠。

梦，梦，梦，我咒诅你！我咒诅你遗漏了我心里的幻想，我咒诅你怎不——怎不永远的做下去不使我醒来！

想到这若是事实，自己便感到羞涩，但是一想到这真的是梦，自己又不禁觉得惋惜。

下午雪田来，我将梦境说给她听，她听了微笑着不开口，半晌才低低的说道：

“珥啊，我祝福你，我但愿这是你将来的预兆。”

刁嘴的雪田！坏的雪田！她也这样的向我取笑。

三 我的爱

本想将写好的一篇文章寄给县华君。但是一想到前夜的梦境，便心跳着不敢去尝试。

怎会有这样的事？即使我的文章真的刊了出来，我真的去见他，我们彼此纵然百般的倾慕，以两个初次相晤的人，我又是极不懂事极害羞不知道什么是爱的少女，怎会向他讲出那样的话？他又怎会那样的冒昧？世上会有这样“罗曼”的事么？我恐怕小说里也没有这样的奇遇哩！

梦！是的，这一点也不必诧异。这是梦中的事，梦是与实际相反的，梦是理想的实现，只有在梦中才会有这样

的事,现实是永远不会有。

只有在梦中才会有这样的事!梦啊,我但愿永远在你的怀抱中不要醒来。

我自己是一点没有经验的,仅是从旁人的口中和书上才知道,现实实在是最残酷的一个名辞。一踏上现实的路,什么美好的梦儿都要消灭了。

十八岁的年纪,未脱化的蛹儿一般,不仅对于人心世事,就是所谓爱的问题也是一点没有认识。我的小小范围内的一点爱好,譬如对于县华君的倾慕,虽是坏嘴的雪田每提起了总要对我取笑,我听见了也会脸红,其实实际上我对于他的倾慕,不过是从文章上所引起的共感,因而联及写那些文章的人罢了,这与花的香色,鸟儿的歌声,因而引起我对于它们的爱惜都是一样的。我不知道什么是两性间的爱!

什么是爱,什么是男性,这些都与结婚和性爱一样都是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的问题。

这或许为一般人所耻笑,我确是甘愿永藏在孩子天真的懵懂中而不愿做通达世故的成人。经验实在是最不幸的字,经验是要以代价换得来的,经验愈深的人,天真和童心便也丧斫得愈尽。

柔爱的鸟儿为什么不肯依人,为什么见了人便要惊飞,这都是人所赐的经验啊。鸟儿最初未尝不曾大胆的栖在人的肩上,但是受了一次不文明的(这正是人的文明)拘捕以后,它便不敢再尝试了。人啊,有经验的人啊,你看,这都是你们的成绩。

我的爱,我愿以水晶的心,冰雪的手,将明净的天空作纸,用晚霞抒写我的心曲,藉天风作我的邮使,不着痕迹的悄悄的向我要诉的人的心上吹去。天黑了,月儿升来,清光洒到我的床上,梦之神甜蜜的燃起他的魔杖,我

们便在他的翼荫下彼此相见。不说什么，不必说什么，水晶的心在月光下正没有一丝一毫的隐蔽。

用世俗的称呼，艳色的纸张写情书，约期在什么地方相会，见面后浅薄的情话，不见面毁约时的愤恨，金色的赠礼，悦目的诱惑，这些他人认为不可少的过程，我对我自己说，我若有一日也会有——也会有爱人，我第一件要避免这些乏味的事。

我若有爱人，他若是我的爱人，我若将这些意见对他说，我知道他一定是同意的，他或者会不待我说就先向我建议也未可知。

什么是爱人？谁是你的爱人？孩子，早些住笔罢，你看，月姊也为你害羞得躲在云里去了。羞！羞！

四 甜蜜的早上

早起在枕上读完县华君的“甜蜜”。母亲没有起来，陈妈还不曾进来扫地，屋内悄静无声，我一人躺在床上，觉得眼前的情调有百般的恋惜，一时懒懒的不想起来。

从这册小说上，益发觉得县华君为人的性格可爱。这册小说虽是用女性第一人称写的，但是从一位男性的笔下写出这样一位多情的女性，描写这女性的男性本身的性格从这里面也可略见一斑了。

这确是掩饰不住的事。近来更渴渴的希望能与县华君认识。本不难寄一篇稿子，或者写一封仰慕的信去，藉作认识他的机会，但是我终踌躇不决。

几次写好的信，临寄时又突然中止。几次将一帖原稿拿出，自己重读了一遍又不愿再寄。

旁人要对我说：这是你的害羞，这是你的胆怯。

但是我知道，我自己这样，一，我是珍重我这个梦的

实现。二，我是想等着等着，等上天赐给我一个最好最好的机会。

什么机会才是最好？什么时候才有这最好的机会？我反问着我自己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真的，我当然不会知道。我若知道，我早竭尽我的力将这个机会拖到眼前来了。

一人这样睡在床上漫想，不知怎样，嫂嫂走进房来竟也不曾知道。

“好啊，小妹，早上一人睡在床上不起来，想些什么？”

这样突然的一声才将我从沉思中震醒。我想不到嫂嫂这时会来，听了她的话，好像她已知道了我的秘密一般，我一时脸红着竟找不出话来回答。

“竟这样用功，早上睡在床上就看书，看的什么书？”嫂嫂看见我床里合着的书便问。

“《甜蜜》，也是你喜欢读的作者做的。”不知怎样，我竟没有勇气讲出县华君的名字。

“啊，《甜蜜》！怪不得早上睡在床上舍不得起来。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甜蜜？”

嫂嫂的嘴很利。我知道此刻不能再放松她了。

“怎样的甜蜜？我可不知道，这要问哥哥去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很好，问哥哥去，哥哥是甜蜜的，我倒要先问你，女孩子家怎这样的内行？”

嫂嫂竟这样，我倒真对她没奈何了。

“走，走！不同你多说，哥哥喊你哩！”

其实嫂嫂也知道我是倾慕县华君的，她自己也是他的作品的爱读者，但是我总怕向她提起，怕她会对于我那样不留情面的取笑。

我能背了人，一人在枕上将县华君的名字诵上一百遍，我不敢当了人的面讲出他的半个字。

五 邂逅

下午约雪田到上海书局去买书。我的意思是想看县华君有没有什么新的著作出版。其实我知道他是没有的。他新著作的广告在报上从不曾在我眼中漏脱过。但是我仍止不住要去看。人的心真是没有用的东西！

走过一家报馆的转角，一个衣服褴褛的小贩低声问我可要买一本新出的性史。我红着脸向他瞪了一眼，他才一声不响的走开。以前的性史我是看过的，但我对于这类的书感不到多大的兴趣。我始终不明白以前的几个同学为什么那样尽夜不离的喜爱这类的书。一个刁嘴的同学笑我第一层爱的经验还没有经过，当然不会了解这类的书。真的么？我但愿我永远不要有这样的经验！

我但愿我的心永远浸在爱的领域里，永远不要让性的恶魔来侵扰。

许多人或要笑我见解的薄弱，这是当然的。十八岁的我，处子的心，什么也不曾经验过。我哪里能有多少伟大深刻的见解？但是我甘愿保持我这样纯洁的浅薄。

到了书局里，县华君的著作果然是没有。雪田对我微笑。我自己也暗里向我自己好笑。书局里面立了一位穿着黄色西服的青年。我向伙计问着县先生可有新的著作时，他突然将脸掉了过来。很清秀的脸，很灵活的眼睛，深深的向我望了好久才掉过去。这人真好古怪，我问县先生与他有什么相干？若不是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浮滑的表现，我真要上前向他去质问。

不意的被不相识的人望了一眼，我的心止不住尽是

跳着。

出来后雪田笑着向我说这或者就是县华君也未可知，问我为什么不上前去，跪在他的脚下。我打了她一掌。这决不是的。为什么不是，我自己也讲不出来，但是我知道这决不是他。

今日是星期，路上的人很多，回来时有两个西装的青年跟在我们的后面。从电车上一路跟到我的家里。一路在后面讲了许多不堪的言语，真比乞丐还要讨厌。自言自语的一时又是几点几刻要到那里去看影戏，一时又是当心前面的汽车。

这样的事时常会遇见，处处会遇见。你想在公园里安闲的坐一刻，傍晚你想在路上散散步，不要多少时，后面总有一个人来跟着你不离，使你心神不安的只有往家里跑。这些浮滑的青年真讨厌！但愿有一天女性也能大胆的跟在你们的后面，让你们来尝尝这个中的滋味。

每次跟着我们的总是穿西装的居多，西装实在是青年浮滑的表现。父亲曾说拦路的强盗向来是不劫西装青年的，因为西装青年除了一身衣服之外大多是不再有钱，常常是穷而无聊。啊啊，穷而无聊，你们竟拿我们来作每天消磨时间的工具了，好一个西装里面的灵魂！

但是，女性甘心引诱男性来跟她的也未尝没有，着西装的青年男性也未必人人都是穷而无聊，我也不能一笔抹杀。

朋友说，县华君也是着西装的，那末……。

雪田又说书局里的那个青年一定是县华君，怪我当面错过了我的机会。不。不是，决不是！我虽未见过县华君的照片，但是这样事决不会有。何况他的态度又与我梦见的不像。

我敢说，要是真的县华君，他一见了，他自然会向

我微笑,我也会自然的向他微笑。

为什么?因为我们彼此的心久已相识。

六 转变中

阴霾的天气,傍晚终于下起雨来了。黄昏中当窗独坐。望着紧急的西风从窗外夹了雨丝斜掠而过,在窗上留下纵横的泪迹,后园中几株衰柳都倦在灰黯色的空气中模糊不清,使人起了哀思。

一张落叶随风湿粘在窗上,不久又被雨点打去,在窗中见了这情形,觉得这正是飘泊的人生被命运驱使着的写照,什么也不曾定夺的我,见了这情形,想到缥缈不定的未来的命运,很想痛痛快快的哭它一下。

无名的彷徨!无名的悲哀!

此时若有一位知心的朋友来伴着我,我们一定在欣赏着这秋雨萧萧的情调,决不会引起凄凉无依之感。想到自己的孤独,我不觉又想起了……啊啊,我寢席不忘的昙华君,我愿你平安,我愿你幸福!我对你并没有过份的奢望,我知道我自己的浅薄,我只愿能认识你,使我的精神有了寄托,使我的寂寞有了慰藉,使我在孤独恐怖的时候,能喊到你的名字以伴我微颤的心。昙华君!昙华君!

我不愿有旁人会笑我这样。心的寂寞,这里面的滋味实在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事。能了解的只有我自己这十八岁处女的心。

心,你的梦境何时才能实现?

黄昏中不要灯火,我尽是在秋雨淅沥的窗下这样的希望着。

七 序曲

雪田遣人送了一封信来，问我日来的心情如何。她说：愁人的秋雨已两日未止了。假若明日放晴，她当来约我看电影去，以消心上堆集着的愁绪。最后她又录了李后主的一首长相思词给我，这里面的用意是很明显的：

云一编，玉一梭，澹澹衫儿薄薄罗，轻颦双黛螺。
秋风多，雨如和，帘外芭蕉三两棵，夜长人奈何？

乖巧的雪田，朋友中能了解我心情的只有她一人。她此刻虽很幸福，但她以前也是曾经度过寂寞岁月的，因此她对我的苦闷很能体谅。

雪田呵，我若能有实现了我的梦境，戴上玫瑰花冠的一天，我要祝我的幸福永作你的幸福！

八 梦的实现

虽是到了此刻，柔嫩的心儿，仍是快乐得扑扑的跳个不停。

十四将圆的秋月，清光凝在窗上楚楚的摇颤，似乎在思量着自己的幸福，又像在向房内的灯光夸耀：不要再在我面前示威了，我明晚就有一个新的世界。就是今天，也并不比你缺少光明！

是的，我愿将这样的话也向世界上一切的人宣布，我并不再惭似你们，我已获得了我梦寐希冀着的幸福。

笑，笑，笑，幸福，幸福，玫瑰色的幸福，甜蜜的幸福，百花艳放的春天。银光皎洁的雪夜，小孩子的新年，一对

情人的结婚日，教徒的圣诞节，一切人间天上共庆的最快乐的最幸福的佳节！

是的，这一切的快乐日都足再使我艳羨仰慕。因为我已寻得了我自己的幸福，我已获住了我不安定的灵魂。

我究竟要怎样写才好？

红色，甜蜜，陶醉，玫瑰，幸福，一切都是幸福。是的，怎样写！就是这样，一切都是幸福，我实现了我的梦，我认识了我的昙华君。

雪田下午来看我，天晴了，我们一同到飞灵顿去看电影。

今天的片子是丽玲甘许的《白姊妹》。我们怕好片子人多拥挤，所以去得特别提早。但是又怕去早了闲着无事可做，因此想带一本小说去看。带什么呢？选来选去，终于带了一册读过的昙华君的“甜蜜”。我们想乘此机会彼此交换本书的意见。

也许是时间还早的缘故，戏院中的人并不多，我们坐下来便开始目空一切的乱谈。从文谈到作者，从作者谈到作者的性格，从性格推测到作者的嗜好，从嗜好推测到作者的面貌……

“是的，我想他一定是带眼镜的，文学家不带眼镜的很少。”

“而且一定也很漂亮……”

雪田的这句话才讲出，突然从我们座后有人接了一句：

“谁说的？……”

我们同时将头掉了过来，一股怒气冲上了我们的眼睛。从直觉和经验上我们知道今天在影戏院里又算倒霉，又在后面遇着了个无聊的东西。因为这样被人顺

口接话的事是时常有的。

但是掉过来的第一眼，后面那个人的一双熟识的眼睛和一张优秀微笑的脸，看不出一点下流气，便打消了我们一半的怒气。在一切未想到之先，他又说道：

“请两位原谅。我是无意听着你们说到县华君，所以我才冒昧插嘴，我是认识他的，我也喜欢他的作品。”

“你也喜欢他的作品么？”

“你说他不漂亮么？”提到县华君，我们不由的感到了兴趣。

但是他只是微笑着不回答我们的话。

“请问你，你们两位贵姓？”

在一点传统的猜疑消灭之后，人与人之间本是没有隔膜，因此我们也大胆了起来。

“请问你，你姓什么？”

“我后说，你们先说。”

“我姓黄，她姓谷，你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笑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不忠实的人。第一句就是谎话。”天真的雪田这样向他责问。

“好，好，我告诉你们。”他笑着这样说。一面从衣袋皮夹里取出一张名片，反着递给我们道：

“拿过去反过来看，两人一同看，要慢慢的，快了会跑走的。”

在这样的交谈中。我们忘记了一切，绝不曾顾到院中旁人对于我们的注意。我们真的将名片慢慢的反了过来：

易……县……华……

天天天天天……不中用的心，又跳了起来！

是的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今天影戏院里遭遇的一幕。